

十九世纪

另类

美国作家研究

王颖 著



3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十九世纪

另类

美国作家研究

王颖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十九世纪“另类”美国作家研究/王颖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7

ISBN 978-7-5328-5734-0

I. 十... II. 王... III. 近代文学—文学研究—美国
IV. I 7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3096 号

十九世纪“另类”美国作家研究

王 颖 著

-
- 主 管: 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0531)82092663 传真: (0531)82092661
网 址: <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 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规 格: 880mm×1230mm 32 开本
印 张: 6.25 印张
插 页: 2 插页
字 数: 143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328-5734-0
定 价: 9.80 元
-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

美国文学作为独立的文学出现的时间不长,大约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在这200多年中,涌现了大批著名作家。绝大多数知名作家都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但有一些作家在世时其作品不被接受,甚至受到批判。在美国文学史上,生前受人冷落,身后赢得盛名的典型作家有四人,梭罗、麦尔维尔、爱伦·坡和狄金森。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的思想走在了时代的前面。他们的话是对后世讲的,人类文明只有进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时,才会有较多的人理解他们的预言。

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 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他对自然的理解,在美国文学中是史无前例的。他把一生的大部分时间用于观察和认识自然,写下了大量歌颂自然、反思人与自然关系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反映的思想超越了他的时代而未得到同时代人的认可。随着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的环境危机和环境运动的兴起,梭罗被重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在他的作品中寻找到了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精神家园。

赫尔曼·麦尔维尔(Herman Melville, 1819—1891), 19世纪美国小说家。他以自己独特的思想观察社会、理解人

生,参与真正具有自主意识和独立品格的美国文学创建。然而他的文学见解,他的创作思想和他的作品所反映的主题都不能为当时的文坛所接受。他的小说巨著《白鲸》被19世纪美国文学的大潮所淹没。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雷蒙德·韦弗写的关于麦尔维尔的传记《水手与神秘的人》一书的出版,麦尔维尔才受到20世纪美国文坛的关注。《白鲸》成为公认的19世纪美国小说的杰作。

埃德加·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19世纪美国著名作家。作为美国侦探和推理小说的创始人和文学心理批评的奠基人,坡的作品描写了美国社会的荒诞和病态,但与当时的美国主流文学相背离。由于他的创作手法和文学理论与当时的文学环境格格不入,因此,他在19世纪的美国不受欢迎。然而他的作品所描写的现象在20世纪初被社会现实所逐一体现,所以,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其所揭示的问题的先知性激发了20世纪文论家的强烈兴趣。由此,他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逐步上升,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不可缺少的一位著名作家。

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19世纪美国著名女诗人。在美国文学史上,艾米莉·狄金森被誉为最伟大、最有创造性的诗人。尽管如此,狄金森在生前却默默无闻,与世隔绝。她数量可观的1775首诗仅有7首得以佚名发表。她的诗作清新优美,别具一格,充满了对人生、宗教、爱情等诸多主题的睿智思考和独特见解。她在诗歌中自由地抒发自己的所思所想,阐述自己独特的人生观、宗教观、爱情观、创作观及生死观,追求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在现实中无法求得的一切在精神的世界中得到了自由与圆满。

本书试图通过扼要介绍四位作家的生活、解读四位作家的经典作品,深入挖掘其作品中蕴含的思想,使人们对他们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梭罗与他的超前思想	001
第一节 梭罗超前思想之源	002
第二节 梭罗的自然思想	011
第三节 梭罗自然思想的现实意义	031
第四节 梭罗的哲学思想	041
第二章 麦尔维尔与《白鲸》	047
第一节 麦尔维尔与《白鲸》	048
第二节 《白鲸》中矛盾的宗教思想	057
第三节 《白鲸》中的哲学思想	068
第四节 《白鲸》反映的西方文明的两难处境	078
第五节 白鲸的象征意义	089
第三章 文坛怪才——爱伦·坡	098
第一节 爱伦·坡的生平与创作	099
第二节 爱伦·坡的诗	106

第三节 爱伦·坡的小说	118
第四节 爱伦·坡的美学思想	136

第四章 诗坛女“隐士”——狄金森 149

第一节 狄金森谜一般的隐居生活	150
第二节 狄金森诗歌创作的源泉	155
第三节 狄金森诗歌的艺术世界	163
第四节 狄金森诗歌中的意象	181
第五节 狄金森诗歌的女性意识	187

主要参考文献	193
--------	-----

第一章

梭罗与他的超前思想

亨利·大卫·梭罗是美国 19 世纪著名的超验主义文学家和自然保护主义思想家。他一生作品甚丰,有《河上一周记》、《缅因森林》、《科德角》、《漫步》等。代表作《瓦尔登湖》被誉为 19 世纪文学中读者最多的非小说著作,广为传诵。

梭罗对于自然的感情质朴而深沉。他是大自然永不疲倦的行者和访客。他眼中的大自然雄奇瑰丽,变幻迷离,充满了梦想与神秘。在他的笔下,人与自然、人与动物达到了和谐统一,情趣横生。徜徉于山水间,人已不仅仅只是其中一个漫步者,而是已经与其融为了一体,不可分离。他蔑视财富、鄙夷拜金,厌恶物欲横流的社会和破坏自然平衡、腐蚀人类道德的现代工业文明。他倡导简朴充实的生活方式及纯洁高尚的精神享受,号召人们开始一种新的严肃的生活,让精神拯救肉体,以日益尊重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朝着梦想的方向充满自信地前进,在作为人的更高原则的认可下生活。

我们看到的梭罗是一个漫游于原野的自然之子，一个熟知希腊与东方思想、见解深刻的哲学家，一个永远追寻崇高与智慧的诗人。他将自己的爱与天才全部留在了不朽的文字当中，让我们后人都能熟悉它、揣摩它，并沐浴到大自然的恩泽。品读梭罗，是一种绝妙的审美体验，一种凡尘的忘却和灵魂的放飞。

正因如此，我们才有必要重温梭罗和他的自然，享受一份远离尘嚣的游历，去朝拜精神家园瓦尔登，以拯救人类日益荒芜的心灵。

第一节 梭罗超前思想之源

一、梭罗生平

1817年7月，梭罗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镇。父亲是一位小货商，制造和出售铅笔，家境并不宽裕。母亲是个颇有雄心壮志的女人，决心送梭罗上大学。梭罗16岁进入哈佛大学，在大学后期读到爱默生刚刚发表的《论自然》，初步受到超验主义思想的影响。

30年代末梭罗回到家乡康科德镇，结识了爱默生，尊他为师，接受了他的超验主义学说，并开始为超验主义杂志《日晷》撰稿。

1845年3月，梭罗到瓦尔登湖畔动手造屋，同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搬入居住。他在这里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完成了《河上一周记》及《瓦尔登湖》两部著作。

1854年后，梭罗的著作以纪实为主，内容偏重历史和科学。他关注国内一触即发的民族危机，关注民族统一的问题。这一时期他的札记里充满有关印第安人的数千件史

实,以及他对康科德自然界物类及环境的观察记录。其间的主要作品有《科德角》、《缅因森林》、《漫步》。在三部作品里,他慨叹新英格兰诸地区内原始荒原逐渐消失,对当时风靡全国的向西拓殖之说提出质疑。

1860年后,梭罗的思想重心又重回大自然。当国家陷入内战时,他仔细观察康科德镇,寻觅和谐的征兆。在去世前,他曾拟写两篇论文——《野果》和《播种》,以表达这一主题,然而未能如愿。1862年5月6日,梭罗去世。

梭罗在世时,屡遭误解甚至鄙视。村民说他游手好闲,朋友对他敬而远之。连爱默生和霍桑也对他理解甚少。细读爱默生的悼辞,人们不难看出,在他看来,梭罗未能人尽其才。霍桑虽对梭罗颇有好感,但却认为他举止古板、僵直,足见梭罗一生知己甚少。但是时间不亏待人,梭罗的影像终于又再现在世人的脑际。1917年在美国为他举行了百年诞辰纪念会。20世纪30年代梭罗学会成立。他的著作和札记再次面世,并被译成多种文字。他成为一位深受当代读者拥戴的伟大作家。

二、在瓦尔登湖畔亲近自然

爱默生曾对自然的爱好者下过一个定义:“自然的爱好者是这样一个人:他内在的和外在的感观还仍然能真诚地相互适应;他把孩提时代的热情保留到成年时期。他与上天和尘世的交流成了他日常食粮的一部分。”^①而梭罗正是这样一个真正的“自然的爱好者”。梭罗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仅仅是受到爱默生的启发,也有其自身的根源。早在刚成

^① R. W. Emerson: *Selected Essays, Lectures, and Poems*, p2. New York: Bantan books, 1990.

年时，他就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用一句话概括了日后将确立他的生活目标的强烈愿望，一种促使他成为一个野外生态学家的动机：“当我的双眼在一块令人生叹的埃及陶片上打转时，我梦想从夏到冬四处浏览，攀上山腰，无所不见。我要像蓝眼草面对天空那样，以如此简单的一致性自然地去观察自然。”^①后来的他也是如此实现着自己的理想：成年后的梭罗足迹遍布家乡康科德镇的每一个角落，保持每天与大自然的亲密接触，并在书中处处流露着他对大自然的亲近、热爱和崇敬。

在梭罗的超验主义思想中，自然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与爱默生不同的是，梭罗并没有从哲学角度来讨论人与自然、心灵与自然的关系。自然对他来说，是一个确实的存在。身处自然之中的梭罗，不仅是一位自然爱好者，也是一位科学家，更是一位文学家。从天上的日出日落、风起云生、雨雪雷电，到地上的树木花草、走兽虫鸟，没有一样东西能逃过梭罗的眼睛和耳朵，没有一样东西不引起他由衷的喜爱和兴趣，也没有一样东西能被他认为不值得加以仔细观察描写。如果说爱默生是超验主义思想的系统阐述者，而梭罗则是这种思想的真正实践者。梭罗秉承了爱默生的衣钵，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认为人要回到大自然中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专心聆听自然界的启示。他在自己不长的一生中一贯努力实践自己的理论，其最著名的一次实践活动是1845至1847年间在康科德附近树林中的瓦尔登湖畔度过的26个月。他在瓦尔登湖畔建了小屋，过着简朴的生活，将自己的物质需求降到最低限度。他常独自一人在林

^① 转引自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104页，侯文蕙译，商务印书馆，1999。

中、在池边独坐，与自然做精神交流，并写出了心血之作《瓦尔登湖》。梭罗用自己的亲身实践证明了接近自然，回归自然，获得最高的精神体验的可行性。对梭罗来说，人与自然似乎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关系：人不仅徜徉于山水之间，不仅是自然的观察者，他与自然似乎已经融为一体，成为整个自然世界的有机组成中的一个小小的部分。自然充满灵性，无时不在为人们提供某种精神的启迪或暗示。

梭罗之所以离开康科德的城市生活，独自到瓦尔登湖边的小木屋中度过整整两年时间，正是为了回到大自然中寻找人生的意义。他在《瓦尔登湖》一书中明确声明：“我到林中去，因为我希望谨慎地生活，只面对生活的基本事实，看看我是否学得到生活要教育我的东西，免得到了临死的时候，才发现我根本就没有生活过。”^①他到森林中过一种孤独而安宁的生活，正是为了证实他的这个信念：一个人的生活越简朴，生活欲望越少，就越容易与自然界协调一致，发现自然界的奥妙，体会生活的真谛。只身一人住进瓦尔登湖畔自己亲手搭起来的一间小屋里，正是他实践自己的“简朴，简朴，再简朴！”^②观点、享受自然的典型例子。这也许是他生活中最有意义，也是最为人津津乐道的事情。屋里只有几件必不可少的生活必需品，除了耕种些玉米豆子以维持生计，他不思劳作，也绝少消费，天天逍遥在森林里。静穆安谧的原野，清新的空气，日照风吹，树叶沙沙，鸟语花香，潺潺流水，使他倍感亲切，欢乐无比。梭罗“按照了智慧的指示，过着一种简单、独立、大度、信任的生活”^③，《瓦尔登湖》一书便是梭罗在此期间研究自然和人生的心得，处处流

^{①②③} 亨利·梭罗：《瓦尔登湖》，84、85、12页，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露出他对自然、对生命、对自由独立的热爱。

爱默生在他的《论自然》中断言：“对于一双凝视的眼睛来说，一年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它独特的美，而且，在同一个地方，这双眼睛在每一时刻都能看到一幅从未见过，而且将不复可见的画面。”^①从人们熟视无睹的事物中看出如此微妙而令人耳目一新的品质，恐怕只有像梭罗这样具有非凡洞察力和独特创造力的人才能做到。例如《瓦尔登湖》中的描写：“空中充满了牛羊的咩叫之声，公牛们挤来挤去，仿佛经过的是一个放牧的山谷”^②；“这一次传到我这里来的钟声带来了一条给空气拉长了的旋律，在它和每一张叶子和每一枝松针寒暄过之后，它们接过了这旋律，给它转了一个调，又从一个山谷、传给了另一个山谷”^③；“一个湖是风景中最美、最有表情的姿容。它是大地的眼睛；望着它的人可以测出他自己的天性的深浅。湖所产生的湖边的树木是睫毛一样的镶边，而四周森林蓊郁的群山和山岸是它的浓密突出的眉毛”^④；瓦尔登湖的梭鱼们“有一种异常炫目、超乎自然的美”^⑤，“它们并不绿得像松树，也不灰得像石块，更不是蓝得像天空的；然而，我觉得它们更有稀世的色彩，像花，像宝石，像珠子，是瓦尔登湖水中的动物化了的核或晶体。”^⑥在此，梭罗发挥了所有五官的功能，来体验瓦尔登湖畔的美。

作为一名“康科德的自然博物学者”和身体力行的自然观察家，梭罗对自然的态度不是在书斋中，而是在与自然的亲切对话和交融中获得的。在瓦尔登湖畔两年多的林中生

① R. W. 爱默生：《自然沉思录》，14 页，博凡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

②③④⑤⑥ 亨利·梭罗：《瓦尔登湖》，155、156、175、266、266 页，徐迟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活中,他观察水鸟、大雁、狐狸、野花、树木等各种动植物;也观察和调查瓦尔登湖的地质和历史。他选择与禽兽为邻,与飞鸟为伴,而且相互生存得如此和谐。松鼠、飞鸟在他的房中、房前觅食,野鼠甚至过来坐在他的手掌中,一口一口地吃了他手中的干酪之后扬长而去;他观察飞鸟、野兽的生活习性,甚至蚂蚁的争斗也让他如此着迷。在这一过程中,梭罗发现了人生的至高真理: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是一种最美好的形态。梭罗挚爱他的家乡康科德。爱默生说:“梭罗先生竭尽全力把他的天才奉献给他家乡的田野和山山水水,从而使所有爱读书的美国人和海外人士了解它们,对它们感兴趣。他生在河边,死在河边……”^①他以家乡康科德为据点,默默地实践着他对自然的观察和感受,因为“他深信所有的地方都一样,每个人所在的地点就是最好的地方。”^②爱默生对梭罗的评价无疑是极其准确的。梭罗就是这样把毕生经历献给了康科德,在康科德的山山水水中实践着自己关于自然的观点。

梭罗的一生,似乎都在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最纯朴、最直接的接触。可以说,在他的同时代人中,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像他那样全身心地投入自然,参与自然,迷恋自然。没有任何一个人像他那样对自然了如指掌,情同手足。实际上,在《瓦尔登湖》中,梭罗以亲身经历向人们提供了一种人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的可能性。他像爱默生所说的那样,一生都在追求那种常人望而却步的美。那个手持一本旧乐谱、一根手杖、行走在康科德乡间的梭罗,仿佛永远行走在人们的记忆里。

^{①②} 爱默生:《美的透视——爱默生散文选》,27、30页,佟孝功、宋静存等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2年。

三、超验主义思想对梭罗的影响

梭罗的一生都在与自然为伴,但是,真正吸引梭罗的事情不是把自然当成死的对象,加以科学的研究。即使是在梭罗的工作最具科学性质的地方,梭罗也表现了他毕生坚持的信念:自然有着远远超出感官所能把握的意义,它不是科学所能穷尽的。这些思想的基础是梭罗从爱默生那里接受的超验主义哲学,这是梭罗自然思想的主调,也是他的生态中心论思想的根源。

超验主义是19世纪30年代在美国发展起来的一个带有宗教色彩的思想运动,其最重要的代言人是爱默生。爱默生早年是一位教会的传道人,1832年游历欧洲,会见了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华兹华斯以及卡莱尔,接触了德国唯心主义尤其是康德的先验哲学,1833年回国后逐渐发展出他的超验主义哲学。他从康德先天直观形式的概念出发,反对把所有的知识都归结于感觉经验,认为感官只能认识事物的表象,而不能告诉我们事物的本质,要认识事物之中的更高实在,必须依靠直觉。

爱默生在人的精神性的自我——灵魂和所有非我——除人的灵魂外的所有其他东西之间做出区分。精神的世界是最重要的,因为爱、美和力量在此合而为一。但是精神世界并非只是人的灵魂。他采取了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是精神性的普遍存在的流溢,是对最高的普遍存在的反映,因而都是精神性的。人要认识上帝,需要最大限度地向精神世界开放自我,打开心灵的窗口,和上帝交流。

在人和上帝的沟通中,自然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在1836年出版的被视为超验主义宣言书的《论自然》一书中,爱默生论述了自然对人的功用。自然固然可以给人提供物质享受即充当商品,但是这是自然的最低级的作用。它的

更高的意义是精神方面的。

首先，自然是普遍的精神存在的产物，尽管“它是上帝的更遥远、更低级的化身，是上帝在无意识中的投射”^①。因此，自然反映了精神的存在，能够传达出关于上帝的知识。爱默生认为上帝的本质无法记载在命题里，也是无法言说的，但是，我们可以在理智上崇拜他，这时，“自然的最高贵的用场就是充当上帝的幽灵。它是普遍的精神借以对个人说话，并把个人带回他自己的工具”^②。爱默生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描述了人的精神在自然中达到升华，以至于和上帝合而为一的体验：“站在空旷的土地上，我的头脑沐浴在清新的空气里，思想被提升到无限的空间中，所有卑下的自私都消失了。我变成了一个透明的眼球。我是一个‘无’。我看到了一切。普遍存在之流在我周身运行。我成了上帝的一部分。”^③

其次，自然也是人的精神的象征。自然和人的灵魂同出于普遍精神的创造，而且，“精神，即最高的存在，并非在我们周围建造出自然，而是通过我们长出自然，正如树木生命的成长是通过从老的皮孔中长出新的枝丫和叶子一样”^④。因此似乎可以说，自然是人的精神向外的延伸，自然与人的精神之间存在着某种同构，用爱默生的话说，“每一个自然事实都是某种精神事实的象征。自然中的每个现象都和某种心灵状态相对应，而这种心灵状态只有把自然现象当成自己的画像时才能被描述”^⑤。因而自然存在的意义必须从它和人的精神的联系上去理解，“人被置于存在的中心，从其他每一样事物中发出的启示之光都照向他。若

①②③④⑤ R. W. Emerson: "Nature" in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 Lectures*, p42, p40, p10, p41, p20.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3.

无这些事物，就不能理解人；同样，若无人，也无法理解事物。自然史中的所有事实本身是没有价值的，是不结果的，就像单性的植物。但若将它与人类历史相结合，它就充满了生命”^①。具体说来，自然的象征意义着重表现在它的道德训诫作用上，“所有的事物都是属于道德的，在其无限的变化中永不间歇地指向精神的自然。……这种伦理品格是如此渗透自然的精髓，以至于它似乎就是自然被造出来的目的”^②。

按照这种看法，我们与之打交道的所有事物都在向我们进行道德的说教：冲击礁石的海浪教人坚定；蔚蓝、深邃的天空教人宁静；就连自然之美也指向一种精神的或道德的要素，因为“美是上帝在德性之上做的记号”^③。在爱默生的这些思想中，人类中心论的色彩是很明显的，但它可以说是一种新柏拉图主义的人类中心论，以人为精神和意义的中心，将自然精神化、道德化，这和片面强调自然存在的目的要服从人类物质利益的当代人类中心主义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再次，自然是统一的，其根源在于创造自然的普遍精神是统一的，“令人生畏的宇宙本质，不是智慧，不是爱，不是美，也不是力量，而是把所有这些合而为一，且每一种都得以保全，它是万物存在的目的，是万物存在的手段”^④。在这里爱默生表达了超验主义的一个强烈信念，即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一片树叶、一滴水、一块水晶、一个瞬时，都同整体相联，都分有整体的完美。每一个颗粒都是一个小宇宙，都忠实地表现了世界的相似性。

①②③④ R. W. Emerson: "Nature" in Ralph Waldo Emerson: *Essays & Lectures*, p21, p28, p16, p41, The Library of America, 1983.